

两个男人之间的战争

杜广友

凌晨4点就醒了,再也睡不着了,因为今天要带父亲去做检查。父亲的胃这一段时间一直不舒服,他自己去卫生所拿了药,吃了也没有效果,前几天,终于同意去医院做胃镜检查一下,交待给在医院工作表哥带他去的时候,我因为值班没能陪着,在单位心里各种忐忑,一直追着打电话询问结果,把他都问烦了。第二天检查结果出来了,还好胃里没有肿瘤也没有炎症,可是报告书说:在食道壁上有一个巨大的隆起。一下把全家稍安的心又吊了起来,于是决定今天再去做一个CT检查。

冬天的夜太长,四点钟天还是一片漆黑,躺在床上,翻来覆去的睡不着,想着昨天晚上和父亲的对话。面对未知的疾病,全家都很紧张,晚饭都吃得很沉闷,父亲想要喝杯酒,被全家人一起喝止了。父亲没坚持,表现得和他平常一样平淡:“我过年就69了,就算是个癌也不怕了!我不要紧,你们也别当个事,别说一下还死不了,就是现在死了我也没什么放不下的。”

他越是轻描淡写,我的心越是紧张,一种莫名的恐惧涌上心头。

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,我和父亲的关系,和谐的时候少,战斗的时间多,从少年时起,我总觉得他看我不顺眼,然后我看他也不顺眼。他也许想做保护我的“钢铁侠”,可在我眼里,他更像一个压制成性的独裁者!俗话说得好:哪里有压迫,哪里就有反抗!两个男人之间的战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。

从我懂事起,他在我心里,就是一个不知变通,不会

走门路,更不懂潜规则的犟人,所以终生与发财升官无缘。我觉得,这不仅是他的悲哀,也是家庭的不幸,看着许多身边的同龄人,有的随着当官的父亲进了城,有的跟着发财的老爸下饭店,心里真的是各种的羡慕嫉妒恨!

渐渐地竟对父亲产生了一种鄙视,嫌他当不上官,发不了财,总觉得如果我换成他肯定不会是现在的样子。而父亲看我也是各种的不顺眼,他一直试图让我遵循他的原则去生活,可我仿佛就是上天为他安排的反义词。没有一件事情是顺着他的意思来的。他希望我好好上学,我偏偏在学校五马六混;他花钱给我办农转非,我却拿着钱报了职业学院;他找关系让我去上班,我自作主张去搞养殖。总之,没有一件事是顺着他的心愿。

现在想来,少年的时候是因为叛逆产生了和父亲的隔阂,等到成年了,和父亲的对立更多的是想证明自己。三十年间,和父亲的战争几乎就没有停过,从少年时代的委曲求全,到青年时代的奋起反抗,再到中年时代的我行我素。而父亲对我的态度也在变化,从不当心地呵斥到勉强地商量,再到无奈地隐忍。一直以为自己终于大获全胜,可直到今天才忽然发现,是父亲真的老了!

上午到了医院,来到CT室,找到约好的医生朋友开始检查。我帮着父亲脱下外套,扶他上CT扫描仪,他推开我,然后自己爬上床,躺下去。医生在里面示意我出去一下,我向医生摇摇头,坚持不肯走。医生无奈地笑笑,也由得我了。看着CT开始启动,像一个巨大的怪兽把父亲吞进去,然后开始旋转,由慢到快,直到

高速的疯狂。我的心脏一下抽紧了,梦中的情景一下浮现在眼前,那种无依无靠的恐惧再次把我笼罩,雪白的CT机就像吞噬一切的雪崩,我下意识地紧紧抓住父亲的外套,好像小时候走夜路,只有抓着他的衣角,才不会被黑暗中的恶魔掳走。CT机慢慢停了下来,我的额头已经沁出了汗珠,看着它缓缓地把父亲“吐”出来的时候,我竟一种莫名的感激!它终于把父亲还给了我。

医生朋友正在仔细的看片子,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,他抬头冲我一笑,我想冲他笑笑,可是脸上的肌肉都是僵硬的,挤出来的笑倒像是哭。站在医生的背后,我如同站在审判席上的罪犯,战战兢兢地等着法官的生死判决。医生只是专注于片子,再抬起头已经是一脸的风轻云淡,淡淡的说“没事的!”——惊喜太大,对于我绷紧了的神经,已经变成了一种惊吓,不相信会这么幸运,我一连声地追问:“没事?!怎么会没事呢?!真的没事吗?!”

朋友瞅我一眼:“怎么?你还盼着有事啊?”

“啊?啊!不是!不是!不是!”我已经语无伦次,反应不过来了,“我就是怕有事啊,你看真的没事吗?”

“放心吧!我仔细看过了,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是血管膨出,另外百分之十可能是结缔组织,反正不会是肿瘤!”医生斩钉截铁地说。

恍若死刑犯突然得到大赦,浑身每一个细胞都松懈了,可还是不太放心:“那血管为什么会膨出呢?会不会是血管瘤啊?”

他鄙视地瞅我一眼:“血管膨出是老年人的正常状态,你知道什么是血管瘤!不懂就

别胡说八道!”

从来没被人训斥得如此开心,简直就是春风拂面,“对,对,对!我无知!我胡说!谢谢啊,改天一定好好请你!”惊喜如同一道阳光,照进了不见人的大雾,漫天的阴霾瞬间被一扫而光,出来CT室,我已经有点手舞足蹈了,父亲看我轻狂的样子,心里便有了数。不等我扶,自己站起来,嘴里还不停地埋怨,“我早就说没事没事,你们就大惊小怪,这不是花钱找罪受吗?!”

我这时心情好地像礼花绽放,见人都想抱一下,屁颠屁颠地跟上去安慰老爹:“查查这不是放心吗,咱权当体检了!”父亲从鼻子不屑地哼了一声,头也不回的扬长而去。看着他腰板溜直地大步走出医院大门,我突然有些好笑,这个一直都是“钢铁侠”的男人,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老小孩?!

回家的路上,我终于忍不住问父亲,“爸,如果真的是癌,你害不害怕?”老爸一下打了个顿,他抿了抿嘴唇,很严肃地对我说,“怕!我也害怕……”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把脸转向车窗外,过了好久,他轻轻地,像是想解释,又好像不是对我说:“我不是怕死,我是怕再也看不见你们了……”我的眼泪一下就藏不住了,直到今天在医院我才知道,我对他,有多在乎!可也是在此刻我才明白,我永远都不会超越他对我的在乎!

40岁的我终于学会了怎么爱护同样是男人的父亲。我会让他看到他的儿子已经长大了,我会让他放心,但更会维护他的尊严,他永远都是我的“钢铁侠”,但这次——我是他征服世界的“动力盔甲”!

日子不是过给别人看的



张丹

2011年,邻居跟我同一天定亲,彩礼婆婆给我了一万一,她婆婆给了她两万八。

接着,我们又是一天结婚,我嫁到农村山沟沟,她嫁城里,她有房有车。

人比人,气死人。我还能接受,爸妈这面子上就有点过不去了,毕竟这是个没有楼房找不到媳妇的时代,每次回娘家,父母不说什么,表姐们说话时的那种眼神语气,满满的瞧不起,我心里难过也只是笑笑说,我就这命……

2015年,邻居离婚了,老公找了个老三,怎么劝也不回头,后来她自己带着孩子过。

而我跟我老公感情一直如初,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们买了车,打算过几年付上首付也在城里安个家,闺女漂亮可爱,一家人其乐融融,这种生活我很知足。

前几天回娘家,父亲说:你这辈子找了小于我放心了。很感动,这是他对老公的肯定,也证明我当初没选错人。我知道自己的性格脾气,知道自己想要什么,有钱有势的男人我驾驭不了,平平淡淡,老公孩子热炕头,就很好。

每个人追求不一样,日子过得好不好,只有自己知道。爱说闲话的就让她们说,好像看到别人过得不如自己她们才会觉得心里舒坦似的。

其实人人都有烦恼,穷人富人都一样,过好自己的日子,不畏惧别人的眼光,脚踏实地,尽自己努力去奋斗,做到问心无愧足够了。

《冰心与烟台》⑩

访童年:归人

焦红军

在夏天的黄昏,烟台是一片蔚蓝的大海。

冰心一生三次到烟台。每一次,都是一次回眸;每一次,都是一次回归,都在她的心灵深处烙下印记。

当仅仅只是一个四岁孩童的冰心回到大海的怀抱时,她的内心必定如大海般波涛汹涌。

这是冰心第一次到烟台。这一次,她在烟台整整待了8年,童年时光几乎都在这里度过的。

随着生活的变迁,长大后的冰心先生离开了烟台,离开了“故乡的海波”,又离开了温暖和谐的家人;来到了北京,来到了美国,来到了昆明;开始不断地接触着庞杂的社会,不断地成长与思考,同时也不断地用笔记录下来。这个初出茅庐的思想纯洁的女青年,心中满是关于美、关于善的意念和印象,她也希望世上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个人,都像她自己和她的家庭一样的幸福。然而在那个布满阴霾的年代,她却见到了许多普普通通而心地善良的人们遭遇着不幸,于是

她心中那片盛满爱的海洋变得不平静起来,她思索社会,思索真理,她在诗歌中这样写道:“海波不住地问着岩石,岩石永久沉默着不曾回答;然而它这沉默,已经过百千万回的思索。”“初识的海中,神秘的礁石上,处处闪烁着怀疑的灯光呢。感谢你指示我,生命的舟难行的路!”通过诗歌,我们可以看到大海对冰心的思想启迪,大海对冰心渐渐发育成型的人格塑造,大海给予了冰心以广阔的胸襟,沉豪的个性,博爱的风度,冰心渐渐随时代的浪潮推上了文学的道路。

冰心曾说过:“随家迁到烟台后,先后在海军采办厅、海军医院、海军练营、海军学堂住过。每一处住所都临近大海,海浪、沙滩、炮台、灯塔、水兵、旗台,在童年的心灵留下深深的烙印。在我的作品中,有描写海的章句,那都是烟台的大海。”

她用深情的笔触用美好的诗歌描写父亲、军营和大海:“澎湃的海涛,深沉的山影——夜已经深了,不出去罢。看呵!一星灯火里,军人的父亲,独立在旗台上。”从诗歌

中,可看出,冰心与大海,密不可分。它既是冰心反复吟诵的题材,又在创作中给她给养。冰心多次以如泼之墨,描绘大海辽阔深邃、博大精深、绚丽多彩的形象,把大海作为理想人格的化身,自称“海的女儿”。

这童年的“根据地”,冰心又怎能不常怀念呢?她记得那个小金沟寨,这个还在山陬海隅安息着的村落,在冰心看来却是那么的亲切,百十来幢偃倚着的村舍,还有那些淳朴勇敢的乡亲,这些足以让冰心动容,念念不忘。

第二次到烟台,是1917年的春天。

当时,仿佛是突然之间北京街头警察挨家挨户命令悬挂黄龙旗。停业五年多的黄龙旗店又重操旧业,但一时供不应求,许多人家只好用纸糊一面龙旗应付。而那些早就盼望清室复辟的王公贵族、遗老遗少则弹冠相庆,兴冲冲地聚集在皇官门前等候觐见“皇上”;没有朝服的人就急忙到旧衣铺去抢购朝服,没有发辫的人就到戏装店定做用马尾制作的假发辫,他们穿上长袍马褂,晃着真假假的大辫子招摇过市。

北京城里的老百姓,早就知道辫子兵是没有纪律的部队,假如他们闯进北京,必然要到居民家里骚扰,如果这样,妇女和年轻的女孩子的安全,就失去了保障。而冰心的父亲是拥护共和的。所以,冰心的父亲决定,先把妻子儿女送到烟台去,暂避一个时期。这样,十七岁的少女冰心,就与母亲和弟弟们一道,第二次到了她童年时代生活的地方——烟台。

冰心当然十分愿意回到她童年时代生活过的大海边去,况且能够坐在她一向喜欢的大轮船上,沿途领略大海的风光,这应该是一次十分惬意的旅行。然而,不,这次旅行简直像逃难,因为无数的家庭都把张勋的辫子兵看得象瘟疫一样可怕,都想尽快地离开北京,所以,从塘沽至烟台的轮船非常拥挤。军学司长的家眷,竟然只能坐在闷热的货舱里,与许许多多逃离北京的人们拥挤在一块儿,度过了几个小时的空间、炎热、黑暗的海上生活。

等到轮船终于抵达烟台港时,冰心赶紧走出货舱。迎面立刻吹来了徐徐的海风,大

海,又一次在这位海的女儿面前,展现出自己神奇而又美丽的容颜。冰心望着她久违了的大海(她已经离开这里五年了啊!),深深地呼吸着拂面的海风吹送过来的大海特有的气息,感到无比的馨香和亲切,仿佛在货舱里忍受了几十个小时的炎热、窒息的气息,都被这清凉的海风吹得无影无踪了;货舱旅行带来的郁闷和失望,也被这蔚蓝色的海水洗涤尽了!她面对着自童年时代就无比熟悉的大海,内心轻轻地向它诉说着:大海啊,你的女儿又返回到你的身边来了。

就这样,冰心又住进了她童年时代住过的房子,她又可以像她儿时那样,随时凭窗眺望大海的丰姿,或者到海边的沙滩上去玩耍,去散步了。所不同的只是,过去的她,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;而现在,已经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十七岁的女孩了。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,她觉得,面对着童年时代就熟悉的大海、沙滩、山峦、灯塔……她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,所以在十七岁的冰心心灵深处就有了许多的感慨……